

岁末谈酒说境界

曾艳兵

变成了清醒的现代学者参加的座谈会,在座的每个人都科学式地超然物外。在现代的“Symposium”中,若没有了酒,会饮的精魂也就没有了,会饮变得徒有其名。喝酒,乃至喜欢喝酒的人很多,但喝酒喝出境界的人则不多。这里面还是有些道理可以揣摩,并慢慢体会的。

喝酒的妙处通常只有饮酒之人才知晓,喝酒的弊端却是所有人都知晓的。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一书中对酒下了一个定义:“发酵的饮料,葡萄酒和啤酒,或是其中对生命力有刺激性成分,即酒精”。酿酒、饮酒、醉酒,都是人类特有的实践活动。康德认为,实用人类学就是要考察喝酒和喝酒的效果。喝酒的效果不同喝酒的人也同样不能谈论喝酒的境界。喝酒者在喝酒之后大概最适宜讨论这一话题。说到喝酒的境界,平常人喝酒似乎离那些大哲、大家所讨论的问题还颇有些距离,因此这里也可以不说“境界”,亦可当作“阶段”。一般人饮酒大体都会经历了三个阶段或者说三种境界:从来不胜酒,从来不胜醉,最好别喝醉。

先说从来不胜酒,或曰从来没有喝过酒。没有人一生下来就喝酒,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喝过酒。有些人天生就会喝酒,有些人慢慢学会了喝酒,有些人沾不得酒,一喝就晕,甚至过敏。有些人好酒、恋

酒,继而贪酒,进而酗酒,以至于酒精中毒。人生百态,在酒中几乎都有反映,所谓“一切都在酒中”。康德说,喝酒是“可以加强生命力的,至少是提高生命感的”,不过他同时又指出,这“全都是反自然的人人为的”。喝酒会带来亲切感,且意味着真诚。康德说:“喝酒放松了舌头(in vino disertus 酒里出辩才)——但它也打开心扉,并且是一种道德性质即真诚的物质载体。克制和克制的思想对于一个高尚的心灵是一种压抑的状态,而一个兴致勃勃喝酒的人也很难忍受人家在酒宴上的过分拘谨,因为他觉得有一个观察者在专注于人家的缺点,却保持自身的矜持。休谟也说:‘耿耿于怀的伙伴是讨厌的;今天的愚蠢应当忘掉,以便为明天的愚蠢留下地盘。’允许男人由于社交的高兴暂时稍稍超出清醒的界限之外,这是亲切感的条件。”喝酒丰富了人生,增加了世界的色彩。

从来没有喝过酒不能成为不喝酒的理由,反倒可以成为第一次喝酒的原因。因为从来没有喝过,所以应该有第一次尝试。没有喝过酒怎么能成为不喝酒的理由呢?正如从来没有吃过螃蟹不能成为不吃螃蟹的理由一样。你现在吃了,就成为第一个或者第一次吃螃蟹的人,喝酒的道理其实也一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电影、样板戏中的正面人物都不喝酒,但不畏酒,譬如“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而几乎所有的反面人物都喝酒,而且通常还吆五喝六、划拳猜谜,最后一定是酩酊大醉、杯盘狼藉。于是,就形成一个印象:国民党反动派、土匪地痞才喝酒,喝酒往往是邪恶堕落的表现,可谓喝酒没有好人,好人不喝酒。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并非所有的好人都不喝酒、所有的坏人都喝酒。我们

熟悉的许多伟大人物其实都是喝酒的。这个简单的道理仍然有许多人并不明白。

世界酒文化源远流长,古老之中国尤甚。河南濮阳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多年地层的盛酒实物,证明了我国酒文化历史悠久。宋代人朱熹在《酒经》中写道:“大哉,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射乡之饮,鹿鸣之歌,宾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渔夫樵妇,无一可以缺此。”因为常饮酒,偶尔饮酒过量,醉酒的情况时有发生,亦乃人之常情。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便多有描写醉酒的诗:“凡此饮酒,或醉或否。”喝酒就可能醉酒,所谓“常在桌边喝,哪有不醉酒”?《诗经·大雅·既醉》中写道:“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吃饱喝足,乃是人生幸福。“酒之境界,岂庸歌者所能与知哉!”

如果我们去参观博物馆,发现博物馆馆藏的最早文物往往都是酒器:尊、壶、爵、角、觥、觚、彝、缶、鬲、杯、卣、缶、豆、罍、盃等。原来古人就喝酒,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明百姓都喝酒,而且大凡英雄好汉都喝酒好酒。喝酒的理由可以上升到传承传统文化的高度了。“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酒文化如此意义重大,且历史悠久,喝酒便有了充足的理由。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中有这样一段话:“酒和女人是肉感底地,歌即文学是精神底地,都是在得了生命的自由解放和昂扬跳跃的时候,给予愉悦和欢乐的东西。寻起那根底来,也就是处于离了日常生活的压抑作用的时候,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即使暂时,也想借此脱离人间苦的一种痛切的欲求。也无非是酒精和性欲满足,都与文艺的创作鉴赏相同,能使人离了压抑,因而尝得畅然的‘生的欢喜’,经验着‘梦’的心底状态的缘故。”酒与歌都是“生命的自由解放和昂扬跳跃的时候,给予愉悦和欢乐的东西”。于是,一些人开始尝试着喝酒、品酒,当喝下人生的第一杯酒,“从来不胜酒”的历史就翻过去了。

没钱打底下钻

章用秀

北大关为天津人所熟知,它本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在天津北门外的运河上设立的一个控制内河航运的税收关卡,当时叫“大关”,也叫“天津关”。干这个工作的,称为“大关差使”。当时几经走运河的货物,都得从这里通过,经上税手续后,才能放行运销(陆地运来货物要经过“常关”上税)。当初,大关的税收有专人包征。所谓专人,即是向官家花钱买下来的“差使”,可以世袭。由几十户人编为一组,每组轮流干一年(“值年”),十年后又轮到一“值年”。就在这一“值年”中,可以捞到一大笔钱,足够十年的生活和挥霍。那时,河上是有几条船排成的浮桥拦着,每天“开桥”两次。交完税,可以在“开桥”时通过;那没钱交税的呢?——于是天津就流行一句老俗语:“有钱过关,没钱打底下钻!”

老天津人有时说“关上”“关下”,关上就是指北大关南运河之西偏北的地方,关下是指北大关南运河之东偏北的地方。我的一位亲戚住在河北大街街北一条死胡同,叫“吴家实胡同”,天津人泛指这里为“河北关上”。一般说来,天津人管英、法租界一带叫“下头”,管今天的河北、红桥一带叫“上头”,西郊、北郊的人到天津来称为“下卫”,塘沽、东郊、南郊的人到天津来称为“上卫”,这显然都是以处在海河、运河的上下游的方位来确定。所谓“北大关,大王庙,河北大街龙王庙”就是指北大关及其周边一带的地方。“打底下钻”钻到哪儿去呢?依我看不是从河北大街关上关下钻到运河以南,就是从运河以南钻到河北关上关下去了。

据老一代知情人讲,旧时天津的大关差使是特别肥的一个行道儿,像“大关刘”“大关丁”等,个个富得流油。他们讲排场,摆阔气,生活奢华到了极点。大关的税吏们都是学而未成的念书人,多出身于剥削之家,同当地的财主非亲即友,自有大关差事,渐与盐、当商并驾齐驱。税吏们上关,多数是坐轿,有专用的长随跟班,与地方官出入无异,其中多数有极深的鸦片烟瘾。每天到关批阅文件、处理公务之后,他们便去追求其三教九流的社会应酬。天津流传一个“丁大爷丁伯钰的故事”,可见大关差使的生活状况。

公历2025年即将过去,2026年已在眼前。岁末年初之时最适宜饮酒、品酒、说酒、论酒。自远古以来,酒与人类的生活就密切相关。中国是古老的文明古国,酒几乎伴随着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从原始部落的人们在采集野果经过长期储存发酵后,发现了酒的气味,到发现发霉后果子流出的水很好喝,于是开始自觉地酿酒、尊酒、品酒、论酒,中国酒文化由此生发,绵延不绝。数千年来,从宗教祭祀、文艺创作、文化娱乐到饮食烹饪、养生保健等各方面,酒在中国人生活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酒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孙家洲教授在《酒史与酒文化研究·序言》中写道:“酒史与酒文化研究,有其独到的学术价值,更有其特殊的内涵和韵味。”

放眼窗外,虽无雪花飘飘,但寒风凛冽,冬意浓浓,屋内却温暖如春,又到了年底写总结报告的时候了。为此应该喝三杯酒:一杯辞旧岁,一杯迎新岁,一杯敬未来。回首一年的得失,人生又进入怎样一个阶段或曰怎样一种境界呢?

人生有境界: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按照王国维的意思,此乃人生最高境界。喝酒也是有境界的:境界的高低与酒量有关,但不全在于酒量。喝酒的境界之高低更在于酒德、酒品、酒风,包括为什么喝酒,和谁一起喝酒,喝酒时说什么和做些什么,通常与喝什么酒反倒没有太大的关系。美国当代著名思想家阿兰·布鲁姆说:“一起饮酒,可以对严格遵从旧有法律加以松动,而就是这些法律阻止他们进行自我反思和变革。酒精是舌头的伟大松绑者,它往往受制于法律或习俗。”“饮酒是男人之间最自由的友谊关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帮助他们跨越noms(习俗)和physis(自然)之间的裂缝。”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有著名的《会饮篇》(Symposium)。“会饮”一词最初在希腊语中是友谊聚会的意思,其间一群酒醉之徒彼此诉说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后来渐渐

“妞妞”,是她大娘王培在她出生时给起的呢称,是我的“白眼儿”——外孙女。在她小的时候,小脸儿白净,长得圆鼓隆咚,小嘴儿挺甜,逢人便笑,很是讨人喜欢。来我家时,进门就喊:“姥姥姥爷,妞妞来了。”脱鞋换上姥姥给她买的漂亮小拖鞋,然后把脱下的鞋连同她爸妈换下的鞋摆放整齐,临走也将拖鞋一放人鞋柜。看到这一幕,我问她:“妞妞,是谁教你这样做的?”她说是幼儿园老师告诉小朋友,东西要摆放整齐,保持个人卫生清洁干净。妈妈说:“妞妞还天天洗手绢和袜子呢。”

一次周日,小姥姥一家来我家做客,在厨房看我老伴儿做饭时说:“姐,我一辈子才使一瓶香油。”一旁的小妞妞说:“嘿!小姥姥真会过日子。”逗得全家哈哈大笑。小姥爷过来双手托举妞妞在空中转圈儿,妞妞连声大喊:“小姥爷别转了,摔坏妞妞,将来上学,学校就不要妞妞了。”满屋又是一阵笑声。

又是周日,我接老娘来我家住些日子。妞妞来了后,和老太太在长沙发上玩。老太太给她一块酸梅糖,她给老太太剥了一块奶油糖说:“酸梅糖太酸,您吃奶油糖。”又摸着老太太细细的胳膊说:“您怎么这么瘦?”说着就用右手在自己左胳膊上揪了两下,“我给您揪点儿肉按上。”逗得老太太哈哈大笑。

妞妞上中营小学后,随着年级的升高,当上了中队委。她喜欢看书,有时还让她妈妈在网上给买些世界文学名著阅读。有一次,她看书到深夜,台灯的灯泡将绢质的灯罩烤糊了。转天,她妈妈到商店给她买了一个金属罩的小日光台灯。妞妞喜欢写作文,写的作文经常在班里被老师当作范文。我曾看过她写的几篇作文,其中一篇《校园里的秋天》写道:“在校园一个静谧的角落,树上的叶子都已泛黄,忽然,一片硕大的叶子慢慢地飘落下来,当叶子快要滑落花坛时,突然惊飞了花丛中一只漂亮的花蝴蝶,只见那只花蝴蝶惊恐着拼命向上飞,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入云霄。我望着天空对蝴蝶叹道‘落叶无意啊’”。她观察生活挺细致,句子写得不错,静中有动。上中学后妞妞写的作文曾在报刊发表过,在全国少年作文大赛中还曾获得全国少工委等单位颁发的二等奖荣誉证书。上高二时,她选择了文科并经过专业培训,今年如愿考上了喜欢的大学本科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一恍,妞妞长大了,但我还是更怀念她小时带她去坐摇摇乐的场面。我背着她晃动着身子,她用稚嫩的声音咯咯笑着附和道:“姥爷,背背驮驮,给老牛打酒喝;姥爷,背背驮驮,给老牛打酒喝。”那美好的情景让人难忘……

看电视剧,我经常看民国时期的战争剧,尤其是谍战剧,除了重温历史,也为消闲解闷。但当看到一些离奇古怪的“抗战神剧”,心情便十分不爽。这些“神剧”,将现代技术手段和技能粗暴地嫁接到真实的抗战情景,将主角个人能力超强度悬浮设定,屡屡出现违背军事常识的“奇功”“神技”,沦为低级的娱乐快餐,广大观众对此并不买账。

仅举我多次看到的一件小事为例。电视剧组拍摄民国谍战剧,影视城里的繁华街道铺设着有轨电车轨道,但军警、特务、黑帮们无论是进咖啡馆抓人,还是进舞厅蹲点、进剧场看戏、进银行取钱,进门时总是将汽车停在轱着有轨电车轨道的位置。我小时候赶上了天津的有轨电车时代,知道同一条道路上的行人和其他车辆都要主动避让有轨电车。估计那些影视导演和演员都太年轻并且大意了,既无力了解真实的历史场景,也不注意具体的生活细节。

因此,当我读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时,不禁勾起了自己感兴趣的老人老事细思量的强烈欲望,即对真实历史场景的还原,以及对具体生活细节的注重。《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的作者沈卫威先生,

杨小楼(1878—1938),名三元,又名嘉训,艺名小楼,工武生,祖籍安徽怀宁,生于北京。祖父杨二喜,工武旦。父亲杨月楼,文武全才,人称“杨猴子”。杨月楼早逝,临终前将幼子托付给了盟兄杨隆寿和谭鑫培。“伶界大王”谭鑫培将杨小楼收为义子,视如己出,按谭氏子孙辈分排名为其取名嘉训,并倾心相授。22岁时杨小楼自行挑班,24岁搭入宝胜和班,“小杨猴子”之名渐起,后又与谭鑫培同搭同庆班。29岁任升平署外学民籍学生。杨小楼曾领衔陶咏、桐馨、中兴、崇林、松庆、双胜、永胜等社,先后与谭鑫培、陈德霖、王瑶卿、钱金福、王凤卿、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余叔岩、郝寿臣等名角合作。杨小楼享有“武生宗师”盛誉,与余叔岩、梅兰芳被认为京剧的三大代表人物。

杨小楼出身梨园世家,自幼便浸润在艺术熏陶中——父亲杨月楼戏外耽于丹青,尤擅行书;义父谭鑫培亦精研书法、喜收藏,两位名家的艺术熏陶,为他奠定了研习书画的基础。杨小楼性格内敛沉稳,不喜交游,演出之余,他摒弃应酬、闭门潜心,将绝大部分余暇投入笔墨研习。他遍临名家碑帖,兼收诸体之长,楷书取法唐楷,端方规整、筋骨分明;行

·泮东书话·

老人老事细思量

罗文华

同时寄来了他的另一本新著——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教授与院士:民国学术的人与事》,两本书的题材和写法颇有相似之处,皆围绕档案出成果,满足我们对老人老事细思量的阅读心理。

年逾花甲的沈卫威先生,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幼年在豫西农村,15岁曾学医,随后为乡村郎中,走村串巷,为人治病。19岁时改学文史,入河南大学中文系。因对现代文化人感兴趣,开始了传记写作。近十余年来,沈卫威教授的研究、写作方向为胡适、茅盾、东北流亡文学史、学衡派等。他由文化个体的传记入手,进而深入到文学史、思想史的层面。近几年,沈卫威教授痴迷于研究档案,他以此为根基,出版了《古典与现代:民国大学的潮与岸》《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学衡派年谱长编》等著作。这些成果对于近代史尤其是文学史研究而



泮东书话 张福义 篆刻

本真面貌的还原与深化。

在《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一书中,收录了沈卫威教授近年整理周作人档案的成果,在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强烈反响。对周作人的“落水”,学术界曾不同声音和多种猜测。沈卫威教授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扶植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档案中,查找到与周作人相关的档案三百多卷。“档案室现场呈现,是直接的第一手史料,看到即真相大白……开卷捉鬼,缴获刀笔,作人鬼话,不由他说。”沈卫威教授用这几句话利落地为周作人“落水”作出了总结。在他看来,周作人“落水”,在档案中记录得清清楚楚,这

是板上钉钉的历史事实。周作人的多次辩解,均无法掩盖真相,反倒是越描越黑。记得我的老作者叶叶烈、王朝柱等先生都对我讲过他们善于利用档案写作的经历。我虽然没有像沈卫威教授那样具有

杨小楼与梅兰芳的书画情结

张天漫

书融合二王神韵,潇洒流畅、气韵生动;隶书溯源汉碑,沉厚古朴、抽中见巧;篆书师法秦篆,遒劲挺拔、笔力千钧。其楷书端庄,行书潇洒,隶书沉实,篆书遒劲。其书法兼具文人笔墨的雅致与梨园大家的气度,让他在戏曲界之外,收获了文人雅士的认可。

如尚小云、荀慧生、杨小楼合作的《花卉草虫书法》成扇。正面是尚小云与荀慧生联袂创作花卉图。尚小云浓墨重彩绘制紫藤、山石,荀慧生的精巧灵动勾勒牡丹、蟋蟀,二人笔下的花卉色彩明丽、草虫鲜活,尽显京派画坛的雅致意趣;背面是杨小楼以楷书书写的李白诗。书法字体端庄秀丽,笔法稳健,将诗句中“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的豁达与惜别之情,通过笔墨传递得淋漓尽致。

据齐如山先生在《梅兰芳与杨小楼》一文中所述,梅与杨二位先生九岁相识,同院居住,因杨先生年长梅先生十六岁,二人以叔侄相称。梅兰芳与杨小楼的女

婿刘砚芳(1893—1962)是从小就在一起的把兄弟。1921年杨小楼与梅兰芳合组崇林社,刘砚芳和姚玉芬分任经理,杨小楼与梅兰芳为头牌。

1922年《霸王别姬》首演,杨小楼饰演楚霸王,梅兰芳饰演虞姬,二人在舞台上珠联璧合,轰动一时,后成为京剧史上代表性作品。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写道:“我心目中的谭鑫培、杨小楼这二位大师,是对我影响最深最大的,虽然我是旦行,他们是生行,可是我从他们二位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最重要。”“谭鑫培、杨小楼的名字就代表着中国戏曲”。齐如山评价杨小楼《长坂坡》中的赵云,“百十年来,所有演过这出戏的人,除小楼的父亲之外,可以说是没有比他好的。”“小楼演此一出场便不紧不慢,周身雅饰……于勇武之中,还带儒将气概,这种种的情形,实非他人所及。”

杨小楼与梅兰芳除了舞台上合作默契,在书画领域亦是惺惺相惜的挚友,多次合作。如,1926年,杨小楼与梅兰芳为

“六年阅档五千卷”的经历,但我写文章时也重视档案。例如我通过查阅天津商会档案,发现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天津商务总会开列的一份全名50名富绅姓名及其住址清单,说明李叔同家虽然未近代天津“八大家”之列,但其社会地位是不输于鼓楼东姚家、乡祠卞家、东门内华家、振德黄家、益德王家等名门及林墨青、严范孙等名士的。这大概就是沈卫威教授所说的档案研究具有“后见之明”的独特优势。

2017年秋,我应邀到南京先锋书店参加著名学者薛冰、韦明铤先生学术研讨活动。沈卫威教授闻讯,热情地安排我住在南京师范大学专家楼,并与我聊了整整一个晚上。“江南多少前朝事,说与人间不忍听。”但在红墙黛瓦、古色古香的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在烟波沉静、桂浮暗香的金陵之夜,听沈卫威教授畅谈他对很多老人老事的独到见解,却是一种极好的享受。一晃八年过去了,如今拜读沈卫威先生新著《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教授与院士:民国学术的人与事》,愈发感觉他既能将学问做深做透,又能使研究成果转化为文化畅销书,这样勤奋治学、不懈实践的学者,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梅兰芳《咏松图》、杨小楼篆书《心经》(齐如山旧藏)

齐如山合作完成的书画成扇。正面是梅兰芳绘制的《咏松图》,图中禽鸟神态生动,松枝苍劲;背面是杨小楼以篆书恭录的《心经》,字体严谨规整,线条粗细均匀却不失力度。这柄成扇是两位艺术大师“戏外有艺”的见证。

1938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杨小楼毅然终止登台演出,同年因病辞世,享年61岁

孝德长护服务机构

岁月悠悠,最老亲情,最暖关怀,最贴心守护。为社区老人提供全方位养老服务,让孝心有归宿,让老人更安心。就在您身边,就在您身边。

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近开平道451号
咨询电话:13602278002 王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福源道与盛华里1号顺泰商
咨询电话:13820728666 吕